

更难耐的是热闹

游宇明

有人说:世间最难耐的是寂寞。我觉得这种说法只说对了一半。寂寞是一种无人关注的状态。我们做得好,受不到夸赞;干得不好,得不到提醒,内心当然容易生出孤独。不过,大家还得明白一个常识:生活中没有一个人人生来便会获得热闹,再幸运的人生也必须从寂寞开始。既然寂寞是生命的常态,不适应也得适应,经历过后,我们的内心不会有那么多惊慌失措。生活中真正难耐的是热闹。热闹就是景象繁华、人声鼎沸、引人注目、被人羡慕的状态。我们周边的世界里,很多人绞尽脑汁想要做翱翔长空的雄鹰,却很少有人愿意安心做农家院里的小鸡。因为前者热闹非凡,后者注定寂寞平庸,热闹个个喜欢,寂寞更多的是我们有时必须接受的一种或长或短的际遇,而非寻常人愿意做出的理性选择。只是热闹决非成功的绝对标尺。有的职业最容易在人前晃来晃去,比如电视节目主持人、娱乐明星、运动

员;有的职业偏于静默无闻,比如从事科学研究、文物修复、旧籍整理等工作。一个人得到的追捧比别人多,许多时候只是说明你获得了一个惹人关注的位置,决不意味着你的生命成就、对社会的付出一定比别人大。热闹也像风一样不可久恃。一个人刚刚获得某项成绩时,可能被许多人追捧,时间稍长,没了新鲜感,或者其他人取得了比你更大的成就,追捧者马上可能转身而去。热闹还是一把双刃剑,一头可以破除懒散、保守、平庸,引导人保持某种精英状态;一头也可能消磨我们内心的宁静淡泊,弱化忧患意识,使我们变得虚荣、逐利、恃才自雄。文艺圈里经常有一种人,因为某部书、某首歌成名之后,天天沉浸在社交应酬之中日渐浮躁,行事失度,最终落下遭世人非议的结局。普通人沉迷于热闹,伤害的只是个人,身握重权者爱热闹,遭难的就是一片巨大的区域了。当年的后蜀皇帝孟昶即位之初,励精图治,生活

朴素,大修水利,重视农桑,与民休息,使得国势日渐强盛,北线疆土扩张到了长安一带。可稍稍热闹一点,他就飘了,在位后期,长期沉湎酒色,不理国政,生活荒淫,极尽奢侈,国势日衰,先在周世宗的伐蜀中大损国土,十年后又又在北宋的攻打下被俘亡国。相对耐不住寂寞,耐不住热闹更容易掉进悬崖险滩。不耐寂寞,不愿将生活配置给你的冷板凳坐热,我们会明显失去被幸运阳光眷顾的机会,反而促人警醒。不耐热闹,你遭逢的是一锅不露声色的温水,很难察觉。最初的热闹到来时,别人看你的目光柔柔绵绵,递给你的手也温润如玉,你会不自觉地迷恋这样的“厚待”,沉醉如此的追捧,然后在这种迷恋与沉醉中,意志慢慢被煮死、心灵慢慢失去寻梦的底色。人生一世,真正难得的是耗尽生命获取那些经得起时光淘洗的功业。有了这样的愿望,我们才可能耐住热闹,击退各种穿红着绿的诱惑。历史上那些人杰,比如教育家孔子、诗人陶渊明、史学家司马光,有谁是在别人制造的热闹迷雾中走不出来的呢?热闹永远只是身外的事,无论山远山近依然执着奔赴某个终极目标,方可体现一个人对尘世的穿透力与出类拔萃的明慧。

网开一面

OpenAI 首席执行官山姆·奥特曼在社交媒体上曾风趣地说:“用户对 ChatGPT 客气一下,输入‘请’或‘谢谢’这些礼貌用语,已让我们花掉了数千万美元。”

一声“谢谢”、一个“请”字,竟然能消耗掉数千万美元的能量和资源,这确实颠覆了许多人的认知。自从 AI 智能助手走进我们的生活,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 AI 智能助手的专业、快捷与便利,时间久了,自然会有不少用户把 AI 智能助手当成一位贴心的朋友看待,为了表达感谢,不免会对 AI 智能助手说一声“谢谢”。这一声“谢谢”看似简单,对用户来说或许是零成本,然而,在 AI 智能助手的世界里,用户每单独说一次“谢谢”,AI 智能助手就要完成一次运算,每附加一个“请”字,AI 智能助手就要调动自己的信息库,寻找得体的答案。用户与 AI 智能助手这么一来一往的问答,看似微不足道,但长此以往平台就得消耗掉巨大的能量和资源。

用户向 AI 智能助手寻求帮助时,输入的任何一段文字,AI 智能助手都会当做一个任务指令,然后动用资源消耗算力。AI 智能助手运转需要稳定的电力支撑,仅耗电量就是一个不菲的数字。有研究机构统计发现,AI 智能助手接到用户指令后,每一个单词耗电约 0.0003 度。这个数字虽然看着很小,但如果是几亿用户同时对 AI 智能助手发起指令,那将是一个庞大的数字。如果是帮助用户搜集资料的任务指令还算罢了,倘若单纯只是为了回应用户发来的“谢谢”“太感谢了”等这些无效的任务指令,就是白白浪费了资源。除此之外,礼貌用语还会增加 AI 智能助手的水费支出。用于 AI 智能助手运算的服务器需要使用水来进行冷却,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的一项研究表明,即便像“不客气”这样的三个字回应也会消耗掉约 1.5 盎司(约 44 毫升)的水。

前不久,一位朋友在清华大学听一个老师的讲座时,这位老师也提醒大家:使用 AI 智能助手等工具,打开对话框直接说内容即可,就像使用家里的电冰箱和洗衣机那样,无需太多的客套。

在使用 AI 智能助手之前,先说一声“请”,使用结束后再说声“谢谢”,这完全没有必要,对 AI 智能助手而言无论多么简短或琐碎的问答,都需要 AI 智能助手实时启动完整的响应过程,这依赖于高性能计算系统,增加了计算负载,从而消耗掉大量能源。我以为,对 AI 智能助手不说“谢谢”,才是真的“谢谢”。

不对 AI 智能助手太客气

杨方

不吃压力之人

王锦辉

“不吃压力之人”是近期火爆的网络热词,专门用来形容那种情绪极度松弛、不肯接下外界扔来的负面情绪和无端施压的人。这个词的核心是主动选择不内耗,绝不被别人的焦虑裹着走,而并非完全感受不到压力。在现实里碰到道德绑架、长辈说教、闲言碎语、人情往来的强行施压时,这类人根本不会揪着细节反复纠结,更不会为了讨好别人委屈自己的感受。要么用一句玩笑把尴尬化解,要么直接明明白白划清边界,所有外界抛过来的压力,全像一拳打在棉花上。它和躺平完全不是一回事,本质是当代年轻人摸索出来的情绪自救思路。现在网友不仅爱用这个词夸赛场上镇定的选手、不怕舆论杂音的公众人物,也常把它当成自己的生活目标,用来自我打气。

前些日子,我随父母去老家看望老舅。“你们看,我把什么宝贝给折腾出来了?”老舅把一个长方形的旧木匣子,在我眼前一晃,嘿嘿地笑着。当老舅打开匣子盖儿时,我惊呆了,那是五十多年前他给我们理发的工具——一把手推剪。手推剪在我们家乡俗称“推子”,这把老式推子已经锈迹斑斑了,老舅竟然还保存着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虽然走街串巷的剃头匠理发只收三毛钱,但我家加上老舅家,一共 8 个男人,一年算下来,理发费少说也得 20 多元。这对于缺少劳动力的我家来说,简直是笔“巨款”。于是父亲和老舅商量,花钱买把推子,我家出钱,老舅出力。父亲张罗着买来了推子,老舅便摸索着学起了理发。听母亲讲,我小时候身体不好。为了让我强壮起来,父母按民间习俗在我后脖颈留了一撮长发,扎了个小辫子。这一留就留到了八岁,在此期间我养成了“护头”的毛病,特别不喜欢理发,甚至十分抵触。可到了八岁,该把小辫子剪掉了。

那把手推剪

石绍辉

那天,老舅来了,说是要给我推头。我坚决不肯,任凭大人们磨破嘴皮子也没答应,还趁他们不注意,撒丫子跑出了家门。父母、老舅几个人在后面紧追不舍。后来,他们围追堵截,总算把我逮了回来。老舅给我戴上围布,把我按在凳子上,抄起推子就剪了起来。放下推子,老舅拿起一块软软的海绵,为我掸去脖子上和耳根后面的碎发。整个过程我没有异样的感觉,心中便没了恐惧。打那以后,每隔一个月,老舅准来我家一趟,给爷爷、父亲、我、我的堂兄弟还有我家的街坊四邻理发,得忙乎一个上午。中午,母亲会给老舅做烙饼炒鸡蛋,算是犒劳。1980 年,上了中等师范学校后,我开始臭美,再也没让老舅给我理过发。后来参加了工作,有了更多的选择。街上的理发店换了一批又一批,装修越来越精致,电动推子、吹风机、型号各异的剪子一应俱全……我早就把老舅那把手推剪忘在了记忆的角落。要不是这次回老家,我都不知道老舅还留着它。

包容

鞠志杰

宴席结束,主人收拾出一方桌案,并取出文房四宝,请书法家为家乡同仁留下墨宝。书法家欣然应允,挽起袖子,运气凝神。“先生就给我写两个字吧,包容!”第一个人说。“好的。”刷刷两下,“包容”写完。人们鼓掌叫好!求字者欣喜地把字拿走。

下一位接上来:“老师也给我写两个字,包容。”刷刷刷,又写完。接下来的几位求字者,开口也全是要“包容”二字,书法家的眉头皱成了一个疙瘩!最后一位是个小伙子,他怯怯地说:“老师,您给我也写个包容吧!”“包容、包容,怎么全是包容!这两个字就这么好!”书法家气得把毛笔掷在了宣纸上。宣纸上盛开了一朵愤怒的花。

